大庄嚴論經卷第一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前礼㝡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衆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弥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衆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庄嚴論　聞者得滿足
衆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供

說曰我昔曾聞乾陁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衆賈客中有一優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礼拜向塔中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塞礼拜佛塔皆共嗤笑更於餘日天甚炎熱此諸婆羅門等食訖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礼塔迴還諸婆羅門見已嗤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尒今云何不識知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而為致敬乃礼佛塔得無煩耶時優

一

事

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 大莊嚴論經第三 第二張
是故欽仰恭敬為礼未知汝天有何
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礼乎諸婆羅門
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憂婆塞言汝云
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
婆羅門即説偈言
阿修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遙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
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歎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
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修羅有大
勢力好為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
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
責已喟然長歎而説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數惡以為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竪目舉手惊厲

攘袂瞋忿戰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

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
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閑裕而語之言
吾雖單獨貴中道理不應以力朋黨
覺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為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剎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為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壞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反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陁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出
乾陁羅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
乎時優婆塞說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蠲除
諸善皆普備　於諸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號為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作逼惱事　此閻浮提中
瞻婆盧持陀　婆塞婆私乇　提釋阿婆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斷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逼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畏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呪語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言語　何[illegible][illegible]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
[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當[illegible][illegible]汝言如來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功德力永斷呪根終不復作鬪諍之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呪　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眾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呪根
但有眾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
優婆塞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
瞋也此優婆塞佛若無惡呪云何而
得受他供養既不為損又不能益云
何而得稱為大仙優婆塞言如來大
慈悲終無惡呪損減眾生亦復不為
利養之事但為饒益故受供養而說
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為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己自處　云何結惡呪　而作惱害事
眾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逼　如擁者熁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
斯語與是好事心欲生信波健陀羅
善別勝處汝能信此甚為希有是故
數波健陀羅者名不虛設言健陀者
名為持地持善去惡故得斯號而說
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熙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為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剎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為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

其義我昔曾聞有婆羅門名憍尸迦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第七張 富才
善知僧佉論衛世師論若提子論
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華
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
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
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
迦婆羅門語其家人汝家頗有經書
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時所親婦
即為取善寫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
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
讀此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
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明滅則
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
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
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
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
死憂悲苦惱衆苦集滅初讀一遍
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外道
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
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
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

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擧
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
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
熙怡如花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
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
諸論甚為欺誑不離生死數言佛法
至真至實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
道法中甚為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
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
生悕樂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
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沒
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
緣既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遇
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
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
三惡道今見與論當隨順行得出生
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道
悉皆虛偽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師
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為一切智人
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誠實
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蹈之　散壞無遺餘

摧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第九　第九張　事酒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
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
二緣經時其所親方與諸婆羅門歸
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
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
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
得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熙怡異常
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
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
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
尒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
深生希有之想我擇種邊而得此經
時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
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
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如是
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
種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
寶槃妙幡蓋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　尚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第十張　車
是言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
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種種
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迦聞是語已
揪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蔑
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
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
不知法相錯乱因果於辯因果淺近
之法尚無慧解分別能知況解人身
身根覺慧因果之義尒時其親友語憍
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
因果彼論中說破凡以為辯因云何
而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
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
因於縷以為經緯然後有疊辯現亦
尒先有辯故然後有凡若先無辯云
何有凡復次破凡無用辯現有用是
以破凡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
辯不用破凡又見辯壞後有破凡辯
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
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
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語
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

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
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
信於昔已来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
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
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蔽盲無目故於
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
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
譬如鵄鵂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
藏竄無有力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
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言若如
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
寧可得比僧佉論耶憍尸迦言如僧
佉經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
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
汝僧佉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
牛犎者況辯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
汝僧佉經中說鉢羅陁那不生如常
鉢羅陁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
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佉經中說
切遍一切處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
有愆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
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

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
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
者是則無常如其所言不從他生而
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語非
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憍尸迦
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
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
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
憍尸迦語親友言我見佛法生死無
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焉若
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
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
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至生
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
死有初始者此初身者為從善惡而
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
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
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
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
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
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時親友語憍
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
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

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
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
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
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憍尸迦
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
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
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
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
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
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
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
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
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
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無我者先
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
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
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
滅現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
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
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
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
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
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

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
力勢能及於兒除亦如是以有業力
便受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得作
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今此
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為誦十
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
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
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以
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其中解悟無
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
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根有識
解分別我悟斷事便解無我又問若
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
見有何過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
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
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諸業不起
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
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
復次若身見非過咎者應無生死不
於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過時婆羅
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
懷慶幸略讀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群邪皆隱蔽 我今過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勝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来善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礼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悲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疋
我今歸依彼 無等戒定慧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尒深解佛之
功德親友荅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
無量功德如沉水香黑重津膩以是
因緣遶之甚香遠近皆聞如是我見
如来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
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
最勝亦如有人於花池邊見象足跡
則知其大覩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
聖跡功德最大見其親友深生信解
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来讀誦
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
解其義趣悉捨外典極為希有即說
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圓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今我等輩得生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第十張 事 基

厭離生信解心佛寶大人無與等者
名稱普聞遍十方剎外諸邪論前後
有過猶如通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
今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
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
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
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
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
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憍尸
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
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
炬火一切鵂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
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
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憍尸迦從親友
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
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
道常為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
緣經論而破析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簡擇
少壯老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
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但求老大
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次
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

用我等沙弥荅言檀越不用非是我
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鬚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僂支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弥盡是羅漢辟如有
人觸惱師子棖其腰脉令其瞋恚諸
沙弥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
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時諸沙弥即
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不必在白髮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衆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减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减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弥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鬚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傴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花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服沙弥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尒時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
羅剎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

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
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翅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己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挍量衆僧者少
形相夭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
身雖幼稚斷諸結漏得於聖道雖老
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作甚為不是
若以爪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汝亦
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
亦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
輕經王子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
尊所說菴羅果喻內生外熟外生內
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
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有
疑今悉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
僧福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衆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illegible]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蔑　譬如大金業
薝蔔雖伊蘭　衆樹雖參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衆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下衣　猶宜十方舍
衆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万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平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尒時檀越聞是語已　身毛為豎　五體
投地求哀懺悔　凡夫愚人多有愆咎
願聽懺悔　所有疑惑　幸為解釋　即說
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尒時沙彌即告之曰　恣汝所問　當為
汝說　檀越問言　大德　敬信佛僧　何者
為勝　沙彌答曰　汝寧不知有三寶乎
檀越言　我今雖復知有三寶　然三寶
中豈可無有一最勝耶　沙彌答曰　我
於佛僧不見增減　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第二十張　事

大姓婆羅門　厥名宴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来　如来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烟炎同時起　瞿曇弥奉衣
佛勑施衆僧　以是因縁故　三寳等無異
尒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
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于水中
不與衆僧沙弥答言如来於食都無
恡惜為欲顯示衆僧德力故為是耳
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無能
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弥
故以衣奉佛佛迴與僧衆僧受已無
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
稱佛僧無異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
今以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
敬不生分別沙弥答言汝若如是不
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　禪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　流注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藥　亦如好良田　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　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
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黔毗羅此三族

姓子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衆即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衆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猶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尒時沙弥說偈讃已擅越眷屬心大歡喜皆得須陁洹果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